

綱是經過一定的程序而制定的，不是由黨中央第一書記或總書記欽定的。但是，不能否認，黨中央第一書記或總書記的先天本質和後天修養，不能絕對不使黨的對外政策受其影響。

同是一個「和平共存」，在黑魯曉夫時代出之於橫眉怒目與喊殺連天，而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就變為從容不迫和訪問會談。

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變，但是並非我們這個世界所企圖的變——放棄共產主義征服世界的目的，放棄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而是他們那個世界裏傳統的變，所謂辯證的發展——征服世界的目標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仍舊不變，所變的祇是鬥爭的方式。

蘇俄今天在實現對外政策方面的變，由下面兩點可以說明它何以必須如此：

第一、蘇俄今天的一切對外活動，是在為其國內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和平安全的條件和環境，它要求到一九八〇年的時候，實現蘇俄人的生活水準高於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生活水準的諾言，而科學技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畢英賢

前言

六月五日，在美國總統尼克森離開莫斯科之後不久，「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狄托到了莫斯科作為期六天的訪問。對俄共頭目而言，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件。固然，在雙方高層會談中，其主要內容是：進一步發展並加強南共與俄共間、蘇俄政府與南國政府間之友誼與全面合作關係，檢討國際現勢與相互合作之實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把尼克森在莫斯科期間內那些被俄共拋之九霄雲外的共黨宣傳語言重新檢拾回來，借機來一次擴大宣傳。

這是狄托以國家元首、黨魁、司令官身份訪俄的第十四次。此次，他在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術在世界上手屈一指，從經濟與科學技術上打敗美國。

第二、蘇俄深知，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再像黑魯曉夫那樣擺出一付猙獰的面孔，而應踏着史達林 footprint 前進——史達林為了充分準備打敗希特勒的力量，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又為了免去兩面作戰的負擔，一九四一年四月在莫斯科車站與訪問歐洲途經蘇俄的松岡洋右熱烈的擁抱，簽訂蘇日之間的中立協定。史達林當時所作的，固然都是帝國主義妥協的步驟，但這種暫時性的妥協步驟并不妨礙他最後是打敗德國和日本勝利者。

退一步說，蘇俄當前採取聯合西方的政策，是為了孤立中共，旨在肅清內部的敵人，以防變起肘腋之間。即使這一說法勉強成立的話，要知道，共產黨一貫玩弄的辯證手法，要孤立的敵人，並不是永不可以再聯合的敵人，而目前與之相聯的敵人，也並不是永不再加以消滅的敵人。——它要孤立誰和聯合誰，是以它的戰略利益為轉移，並不是以時刻掛在它嘴邊上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為目標。

克里姆林宮接受了列寧勳章。在授勳儀式中，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稱讚狄托說，他是「十月革命的實踐者」和「加強和平與國際合作發展的支持者」。不健忘的人自然會記得，狄托曾經還獲得過「修正主義者」及「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頭銜。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狄托政府剛成立時公開執行親俄的對外政策，視資本主義國家為仇敵。像蘇俄一樣，南共一開始就執行含有侵略性的政策，企圖擴張自己的國界。當時，狄托夢想成立巴爾幹聯邦。最初曾因凡尼日爾·圭里亞（Vaneša Gulinia）省與義大利發生爭執；也曾想兼併阿爾巴尼亞，並想向保加利亞及屬於希臘的馬其頓部分擴張。這些，皆因一九四八年與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發生爭辯及被逐出而未果。

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向來視其對俄關係狀況而定，當它與俄關係惡化時或低潮時就傾向非共世界以求存。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南共本意是欲傾向共產集團，祇是不願作它的附庸。這樣就形成了所謂狄托主義的政治哲學。那就是：對馬克斯主義的信仰不加變更或修改，但是不容許外來力量干預其政策與政治制度。

自南共政權成立以來，與俄共至少發生過三次明顯爭端；爲了修好，雙方也至少發表了五次宣言、共同聲明或公報（註一）。這個各方面皆屬於小國家的南斯拉夫由於屢次反俄，使得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了數倍。自從印度的尼黑魯、印尼的蘇卡洛及埃及的納塞相繼去世或下台後去世後，狄托儼然是不結盟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物之一，而且是元老身份，再加上南斯拉夫在巴爾幹半島所佔的重要戰略地位，蘇俄即使不喜歡，也不得不竭力拉攏。

狄托首叛史達林

一九四七年，蘇俄在東歐國家內的權力已達巔峯狀態，並從此開始下降。此時，史達林欲成立聯合公司的建議爲南斯拉夫所拒。如果這個公司成立，蘇俄將可控制南斯拉夫的經濟。同時，蘇俄軍事顧問們堅持：南國游擊隊應按蘇俄紅軍型態予以整編，讓駐南的俄國人來處置喋喋不休的南斯拉夫知識分子。在南斯拉夫軍中、政府中，甚至南共中央委員會之內皆潛有蘇俄間諜。

一九四八年二月，狄托拒絕史達林召他赴莫斯科的敕令，使業已惡化的俄南關係益加緊張。於是，蘇俄共黨批評南共不僅偏差、自大，而且是托洛斯基主義。狄托本人仍希望和解，但是俄共要求南共無條件屈服，事情自然談不攏。六月廿八日共黨情報局決議，將南共逐出該組織。那時史達林對狄托憤怒異常，他曾對赫魯雪夫說：「我如搖動我的手指，就不再會有狄托了。他將垮台（註二）。」史達林不僅搖動了手指，而且採取經濟、政治及軍事手段對付南斯拉夫政府，並且宣佈南政府是蘇俄的敵人。在此情形下，南斯拉夫爲了自存不得不轉向西方。

南斯拉夫脫離共產集團是西方國家所願見的事件，於是對南斯拉夫轉變的反應表現極爲堅決，他們所懷的最終目標是使南斯拉夫加入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希臘與土耳其簽訂友好合作，接着成立軍事條約。

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上台後，開始轉變對南斯拉夫的政策。首先於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的口號中刪去了批評狄托的條文；然後向南表示願意互派大使，南斯拉夫也答應了。同時，俄共所唆使其附庸國家向南斯拉夫所挑起的邊界戰爭也告終止。赫魯雪夫在鞭史達林屍的祕密演說中也批評了史達林對南政策的錯誤，他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史達林「不僅搖動了他的手指，而且搖動了一切他所能搖動的東西，狄托沒有倒下去。」（註三）

一九五五年赫魯雪夫偕同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N. Bulganin）訪問南斯拉夫作和解的努力，在布爾格萊特機場，他一方面責備貝利亞，一方面請求狄托諒解，恢復兩國正常關係。六月二日發表俄南聲明，確定兩國其後相處的原則及協議事項。

他們爲「加強各國人民間之信任與合作」列出下面的相處原則（註四）

- 和平是集體安全的基礎；
- 相互尊重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平等相處；
- 承認並促進各國間的和平共存，不論其意識形態及社會體系的差異；
- 互相尊重別國內政，不以任何理由進行干涉；
- 發展雙邊與國際經濟合作；
- 對民族經濟或欠開發地區經由聯合國機構予以援助；
- 雙方停止各種宣傳與不實報導，停止任何其他散佈不信任之活動；
- 譴責一切侵略，與欲使他國臣服其政治與經濟統治的試圖；
- 認爲組織軍事集團政策足以惡化國際緊張、破壞各國間的互信及加大戰爭危機。

雙方認爲，由於彼此間的爭執不和遂使雙邊關係受到嚴重困擾，損害了雙方的、乃至於共產集團內的合作關係。因此，通過這次會談，雙方決定根據前述原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建立正常協約關係；加強經濟聯繫，擴大經濟合作；促進文化關係並準備簽訂文化協定；同意有必要簽訂一項協定使任一方可在對方領土內設立新聞處；同意促進原子能和平用途合作關係等。

赫魯雪夫的訪問南斯拉夫，向狄托負荆求和，終於確定了新的俄南關係原則和具體方針。可以看出，這些原則與其後俄共一貫揭示的對外關係的原則大致相似；在共產集團內，這是俄共向其附庸委屈求全的開始。這件事在當時頗得共黨附庸國家的稱道；匪「人民日報」也說，蘇俄與南斯拉夫關係完全正常化，俄南兩國人民友誼的更加親近是符合「世界和平與社會主義利益」，「對發展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含有極端的重要性」（註五）。

俄國人說：「兩國友好關係的決裂現在已成過去（註六）！」誰知道兩年後俄南關係風波再起。

赫某再掀風波

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眼看附庸國內情勢不安，俄共內部意見分歧，決心重振昔日蘇俄集團的聲威。他擬制了一個關於團結各國共黨的文件，準備乘「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時要求各共黨國家簽字。這個文件把世界描繪成兩個不妥協的集團，美國是「世界反動的中心」，社會主義國家以華沙公約國為中心。在這個宣言中，特別說：「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是右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內在的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註七）。」這種指桑罵槐的作法，狄托自然看得出來。他不但大吃一驚，而且也感到失望。所以，他拒絕到莫斯科參加慶典與代表會議，祇派了卡德里（E. Kardelj）及蘭柯維契（Rankovic）代表自己出席會議，並命令他們不在前述文件上簽字。

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狄托乘機把自己的獨特形式的共產主義宣佈於世，他所制定的南共新綱領等於是南斯拉夫政治與思想的獨立宣言。

這次分裂，在開始時，甚是溫和。然而，中共突然半路殺出，攻擊南共，並且說，一九四八年共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共黨是正確的（註八）。莫斯科宣佈延緩給予南斯拉夫的二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但是並未對南施行經濟封鎖，兩國外交關係也未中斷。

在南斯拉夫方面，自從南共盟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恢復了同美國的友好關係。當年十月，狄托要求美國給予一億美元的援助，而美國所擬定的援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南計劃却超出此數。這一次俄南衝突不如前次劇烈，狄托向西方傾靠的程度也不強。而且，狄托私下仍把赫魯雪夫視為反史達林派，認為他確實誠心與西方謀求和平，並責備西方沒有謀和誠意。

不久，狄托參與組織不結盟國家使成為「第三力量」，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在布爾格萊特舉行「不結盟國家會議」。此舉使西方國家不滿，却得到了蘇俄的贊同，它認為這些「中立國家」是追求「和平共存和通過談判解決國際問題的政策」（註九）；當時國際輿論流傳，「蘇聯害怕這些中立國成長起來，中立國家也害怕蘇聯」，然而在開幕儀式中宣讀了赫魯雪夫的歡迎詞，俄共肯定的立場也表露出來了（註十）。事實上，這種組織乃是所謂「世界共產運動」中有利用價值的統戰組織，俄共自然會贊成的。同時，十月俄共召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匪俄爭執公開。由於這些條件，狄托又漸漸轉向蘇俄，俄南關係也慢慢好轉起來。

捷克事件的副作用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軍隊率領部分華沙公約國國家的軍隊侵入捷克斯拉伐克，共匪乘機對蘇俄發動猛烈攻擊，把蘇俄確定為「社會帝國主義」，阿爾巴尼亞追隨其後自然不在話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不免與起物傷其類的感情，故而加入反對俄共行動的行列。其後，蘇俄又拋出「有限主權論」為自己的罪行作辯，那裏知道這個理論引起了比侵捷更壞的反應。狄托在同答義大利作家莫拉維爾向他提出關於「有限主權論」問題時說：「首先，我要完全公開地說：我們既不承認這種理論的合法性，也不承認這種我們不能接受的理論（註十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蘇俄、捷克和匈牙利軍隊在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交界處軍事演習，對羅馬尼亞甚至南斯拉夫構成威脅。就這件事，狄托說，「我們可以應付任何情況」。這一年六月初，羅馬尼亞共黨頭目齊奧塞斯庫訪問北平，一時匪羅關係顯得很親近；八日南斯拉夫代表團也到了北平，匪南關係顯然有了改善；加上阿爾巴尼亞早已是共匪的「忠實盟友」，於是共匪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勢力大有上升之勢。這些不但激怒了蘇俄，而且使俄共頭目深懷戒心，於是，俄共總書記布列茲涅夫為了建立抵抗中共勢力進入巴爾幹半島的防禦工事，同時也為了製造較為安穩的氣氛以利於歐洲安全會議

的召開，九月間到了布爾格萊特進行訪問。在一家電子工廠內，布里茲涅夫當兩千名南斯拉夫工人的面贊同各國有建設自己形式的共產主義的權利，同時他暗示，蘇俄不同意南斯拉夫的企業「自管」體系（註十二）。這一制度與蘇俄的嚴格中央管制的體制恰恰相反，給予地方較多的主動權。

布里茲涅夫南斯拉夫之訪既沒有使雙方作出太大的諾言，也沒有使雙方的立場很重要的轉變；不管怎樣，雙方的關係確有一些改善的跡象。

最後，雙方發表了共同宣言。

在共同宣言中，雙方聲明俄南關係以一九五五年布爾格萊特宣言、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公報及宣言以及一九六五年俄南聯合聲明為基礎。「按照個別國家的經驗與特別情況而擬定建設社會主義方法，是各國人民及工人階級的自己事情，不應相互反對。」為了發展兩國及兩黨的關係，雙方同意，進行各階層的會晤，交換意見，尤其在對外政策問題上。

在經濟方面，他們計劃擴大各方面的接觸，促進科技合作，擴大貿易，生產專業化。

為增進彼此相互諒解，減少猜疑，他們相約使大眾傳播工具為促使兩國人民互相尊重及增進友誼而盡力。

雙方對國際問題的共同觀點是：「帝國主義力量力圖控制他國人民，使其成為經濟與政治的臣民，保持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干涉他國人民內政，維持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阻止社會進步。這些是全世界國際局勢緊張、局部戰爭與和平不穩定的不變原因。」

蘇俄表示，支持不結盟國的「反帝政策方針」。

雙方努力使巴爾幹成為不使用核子武器地區，加強該地區之和平與安全。同時，雙方譴責美國在中南半島的「侵略行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以色列的鬥爭。

從前述種種看出，俄南在雙邊關係上老問題依然存在，但是在國際上，雙方的意見頗相近；或者可以說，南斯拉夫仍然沿着蘇俄對外政策的軌道前進。

南共頭目訪俄

最近，南斯拉夫「政治報」說，按照布爾格萊特宣言所確立的原則，「

兩國成功地克服了從前的不信任，廣泛發展關係」（註十三）。僅就對貿易言，現在蘇俄是南斯拉夫三個最大主僱之一。在南國出口貨品中，蘇俄佔第一位。很多南斯拉夫企業係由蘇俄設備裝置而成；南斯拉夫造船廠建造大批船隻，其中很多掛着蘇俄的旗幟航行世界各個海洋。

在過去的一個五年計劃中，俄南兩國的經濟交易數額比前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加了一倍。貿易總額從十億盧布增至二十五億盧布。按照新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為止），將超過三十億盧布。據狄托自己說，有可能超過這個數額（註十四）。

南斯拉夫不是經互會正式成員國家，但是已成為非正式會員國，而且在經互會的廿四個委員會中，南斯拉夫已參加了十二個。去年，南斯拉夫與經互會的貿易額佔其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註十五）。

當然，前述情況並不表明俄南關係已極親近，恰恰相反，誠如六月一日「真理報」所說，「在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蘇聯與南斯拉夫之間仍然存在着歧見」。

這次狄托應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之邀赴俄正式訪問，是他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俄軍侵捷而導致俄南關係再度惡化的首次訪俄，另有答聘去年九月布里茲涅夫訪南之意，其目的在緩和南斯拉夫與蘇俄之間的緊張關係和尋求貿易擴展。南斯拉夫希望蘇俄供應大量石油和煤，給予貸款建立鉛工廠和其他工廠，增加南斯拉夫向俄輸進的貨物數量等。此外，或許是主要任務之一，企求獲得蘇俄的保證：容許南斯拉夫繼續保持其在共黨集團中的獨立路線。所以，狄托於六月十日在其演說中特別提到，「祇要解決尖銳問題之嚴肅方法尚未獲致，祇要強權政治、干涉、不承認各民族自由與獨立之基本權利等等尚未停止，真正的與堅固的和平是無法獲得的」（註十六）。的確，狄托講這些話時祇是泛泛而言並未直指蘇俄，但是聽話的人自然會體會他講話的目的。

現在，布里茲涅夫正在歐洲進行所謂和解行動，正想攏絡狄托，爭取他對歐洲安全會議的支持。所以，狄托此次訪問莫斯科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並榮獲列寧勳章。

六月十日發表了「蘇南聯合公報」。公報強調一九七一年九月布里茲涅夫訪南時所發表的聯合聲明的重大意義；認為實現該聲明的構想與原則已產

生有意義的、積極的後果。易言之，雙方都曾遵守該聲明的原則，所以俄南關係已獲相當改善。

關於今後合作原則，公報特別說，兩國「在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的教訓引導下，按各國特殊情形創造性地引用其教訓，將繼續以國際主義傳統、友誼、互敬與平等精神作出有成效的與全面的意見交換與經驗交流並進一步擴展合作」。

在經濟與貿易方面，俄南雙方認為過去已有進展，而且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未來的合作發展可能包括：經濟各部門的合作，共同建設工業及其他工程項目，發展燃料、動力工業、生產及互惠輸送兩國所需之原料等合作。

爲了加強雙方友誼，公報同意，擴大兩國共黨及兩國政府間之接觸，並且進一步擴大兩國人民的相互旅行與觀光。

關於歐洲問題，雙方表示，歐洲已發生了積極的變化。蘇俄西德條約和波蘭西德條約的簽署乃是奠基於歐洲的現實，確定了歐洲邊界之不可侵犯性。歐洲政治氣氛的好轉實是西柏林四邊條約所促成的。呼籲讓東、西德同時進入聯合國，並認為全歐安全與合作會議召開的先決條件業已具備，而裁減軍力與武器是建立歐洲安全的主要事件。雙方將積極鬥爭以求在國際關係中貫徹和平共存原則，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而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俄南雙方特別在公報中讚揚美俄高層談判，認為此事件具有國際意義。在涉及越南問題時，公報以俄共慣用的語言重彈老調說，俄南堅定不渝地支持「越南人民、寮國人民、高棉人民，爲爭取自由與獨立的反美國的侵略戰爭」。雙方主張，美國應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以及其他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軍事行動。他們認為，要結束戰爭必須：美軍無條件與完全從中南半島撤出，尊重越、寮、高「人民不受外來干涉自由地決定自己命運的不可讓與的權利」。

談到中東問題時，俄南主張，應該滿足阿拉伯國家的要求，取銷以色列侵略的成果，恢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權利。

在公報中，蘇俄特別表示支持不結盟國家的反帝國主義政策方針，承認它在鞏固和平與國際合作、在各國人民反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爭取獨立與社會進步的鬥爭中所居的地位。

從雙方的言論，從聯合公報的內容來看，在這次狄托訪俄中，雖然無法

蘇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斷定雙方歧意全消，但是至少可以說，雙方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達到了自己所預期的目的。布爾格萊特「政治報」對公報的評價是這樣的：「公報不僅顯示協議的範圍與雙方對彼此見解更加諒解的程度，而且也顯示出雙方力圖加強相互了解；因此表示對事務現況的一種現實主義的承認；同時雙方也不願堅持彼此間所存有的、被人熟知或不太知道的歧見。」（註十七）

俄南關係發展趨向

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南斯拉夫公然叛離史達林統治下的蘇維埃帝國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它打破了共產集團凝固像一塊石頭的神話，它使鐵幕露出了破綻，它成爲共黨集團四分五裂的預兆。

可以想像得出，史達林，更準確一點說，當時的俄共領導階層是多麼痛恨狄托。史達林曾用盡一切手段企圖把他拉下台，使南斯拉夫歸隊，但是史達林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固然像赫魯雪夫所說，「在狄托的背後站着一個曾經經過過爲爭取自由獨立而戰的、經過嚴格考驗的國家和人民，而這個人民支持它的領袖」（註十八），但是也不應忽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所發生的影響力量。

南斯拉夫既然在東西兩個陣營中利用矛盾形勢獨行其是，蘇俄也無可奈何。赫魯雪夫上台後，改用溫和手法，結果僅僅恢復了交往，不再相互攻擊中傷而已。及至南斯拉夫伙同另外幾個國家糾集若干亞、非、拉丁美洲國家成立了號稱「不結盟」的結盟團體。起先，流言謂蘇俄對此不滿，後來覺得不錯而附和贊同並大加激賞。不過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拉回南斯拉夫像匈牙利、保加利亞那麼順服更加不容易了。目前，祇有聽任狄托的獨立路線藉此利用不結盟國家作爲「世界共產運動」的統戰工具。

依照現時的情勢看，蘇俄若想使南斯拉夫臣服莫斯科最有可能的兩個方法是：第一，陸上假道匈牙利，保加利亞甚至羅馬尼亞突然對南斯拉夫大舉進攻；同時從地中海打進去佔領重要海港與城市。但是俄共爲了顧慮世界性的不良後果，深恐得不償失，所以非不得已時將不採取此一行動。第二，現在南斯拉夫境內分裂運動傾向甚強，所以能够維持統一局面者僅賴狄托個人之聲望，如一旦狄托去世，很可能形成分裂局面，屆時蘇俄可能引用「有限主權論」重演捷克事件。

從南斯拉夫方面來看，狄托所執行的乃是民族的馬列主義路線，中共曾斥之為「小國沙文主義」。南共執行這個政策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南斯拉夫比捷克軍力強大，也不一定是狄托比杜布察克高明，乃是由於地理位置關係容易取得西方支持，現今又由於美、俄、匪三角關係互相矛盾，南斯拉夫於是又獲得了更多的自由。有一點，前面已經提過，世人不可忽視的，那就是，儘管南共爭取獨立不作蘇俄的附庸，但是與其平等相處則是它所願意的。在主要的對西方政策中，南與俄經常一致。一九六五年狄托訪俄時曾說過：「我們知道，我們之間存有誤解，但是沒有一個南斯拉夫人不這樣想：當困難時刻再來時……我們將要同蘇聯人民及蘇聯共黨站在一起（註十九）。」

不管怎樣，南斯拉夫對蘇俄仍然深懷畏懼。南斯拉夫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南斯拉夫是否真能與莫斯科進入一個友好關係時期？二、當狄托死後，蘇俄是否將試圖接管這個「曾經任性妄為」的共黨附庸？去年和今年兩國首腦人物互相訪問並不能使南國人民從此安心，因為祇有實踐才能證明宣言的效力。

在南斯拉夫境內存有種族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每一個問題皆可造成蘇俄干涉的藉口。更何況，意識形態的差異尚未消除。雖然，雙方目前同意不討論這些問題，但是作為共產黨，這是不容永久妥協的問題。

現在，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未來的南俄關係的發展，或者更精確地說，未來南斯拉夫的命運主要依靠兩個因素而定：一、東西勢力均衡的消長；二、南國內部的穩定性。如果東西均勢一旦動搖，或歐洲發生牽涉蘇俄的軍事衝突，南斯拉夫將是蘇俄陸海軍同時攻擊的對象，如果那時南國尚未臣服蘇俄。如果，國際局勢不變，狄托去世後，南人也能懷於蘇俄的威脅而維持現狀，克里姆林宮將不會採取鐵腕政策，但是蘇俄可能逐漸施加微妙壓力削弱其獨立自主權，使之對蘇俄讓步以配合其總戰略。總之，在蘇俄的政策中，迫使或誘使其附庸國家臣服自己是不變的因素之一。

註一：①一九五五年布爾格萊特宣言；②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公報及宣言

；③一九六五年聯合聲明；④一九七一年共同宣言；⑤一九七二年聯合公報。

註二：N. Khrushchev,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the Newleader, 1962, P. 48

註三：同註二。

註四："Novoe Vremya", No.23, Moscow 1955, PP.1-3

註五："New Times", No.24, Moscow 1955, P.4

註六：同註五第三頁。

註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註八：匪「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註九：俄「真理報」，一九六一年八月卅日第六頁。

註十：俄「真理報」，一九六一年九月三日第四頁。

註十一：南斯拉夫"Borba"，一九七一年七月卅一日：匪「香港大公報」八月八日摘載。

註十二：美「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第十八頁。

註十三："Politika", June 6, 1972.

註十四：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註十五：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五日。

註十六：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註十七："Politika", June 11, 1972, P.3

註十八：同註二。

註十九："Borba", June 23, 1965.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